

西
南
紀
事

西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李乾德 楊展

李乾德字雨然四川南充人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歷官湖南起撫禦張獻忠於長沙敗之後力不支退屯貴州之婺川以圖興復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初獻忠部賊袁韜有罪當斬率數百人亡命聚衆日盛號姚黃十三家所過焚殺督師王應熊授以副將使守順慶小紅狼別部武大定先降於總督孫博庭博庭死保南

山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衆數萬人謀突秦而西
大清兵擊敗之喪失婦女輜重畧盡收餘衆萬餘棄順慶而東
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黎川歸於乾德初曾英戰沒守涪
者爲英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余大海聞袁韜由順慶南
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會朱容藩自肇慶入蜀取道施
州衛溯江西上說占春大海將其衆復回時

大清兵迫袁韜等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灘所將皆曾
英舊卒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

大清兵以全蜀殘破亦北還順慶占春乘勝復至涪結營忠州

之平西壩號萬姓營大海屯花陵河乾德既得袁韜武大
定兵亦獎率之返關入佛圖關據重慶韜自恃兵強欲踞
諸軍上古春宿將耻爲之下謀夜襲韜軍取乾德去乾德
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至有備
不能克乾德已徙他舟獲其家口旦復還之乾德雖書生
負宿望故諸鎮爭得之以爲重已進爵至太師咸稱李太
師云武岡之變或傳王被執朱容藩在夔自以宗室冒稱
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乾德故不平未幾故
相呂大器自黔來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僭竊不宜

輒受爵號占春遂不復事容藩於是乾德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困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敗走爲追者所殺大器徧歷諸營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其尙可爲乎回黔至獨山州發背卒乾德及袁韜等旣與占春構隙且重慶乏食乃使人說楊展與合兵

楊展字□□四川嘉定州人崇禎七年甲戌武進士官廣元守備從巡撫龍文光入成都補川鎮中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迸脫其縛入江涸水而下至嘉定曾英等兵起

展亦乘間入健爲殺僞令進攻州城州人開門納之展遂據嘉定獻忠死其黨散走蜀地俱殘破歲復饑

大清兵北還嘉定近省而險展善於撫衆遺民餘寇相率歸展獻忠將去成都犍金玉沈諸江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月獲大鏹鉅萬計民間饑饉厲疫相仍斗米至三十金沿道餓死或父子相烹食展乃遣使百餘輩赴黔楚告糴前後入米數十百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具具贍資朝夕與處農人給牛種口米擇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貧無告者廩之於是巴蜀子遺賴以

全活甚衆是年秋大獲展遂雄視全川川人走四方者述
展慈愛莫不流涕順治五年戊子封爲華陽伯晉錦江侯
以旌展功乾德使至展意已與乾德俱蜀人又有袁武之
助大喜約爲兄弟居之健爲供億相望於道久之展復與
占春通問袁武請丐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諷
展經營川北展不能聽乾德亦薄展終不可與有爲而謂
袁武驍勇才氣足資謀欲殺展而并其衆適袁韜生辰展
具舟親以牛酒貲幣致祝并犒其師韜治酒高會展以甲
士五百人長刀自衛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卽座上

擴展囚之別室尋殺之因發兵圍嘉定諸將率展妻及子
景新誓死以守久之城中飢人漸有異志王祥曹勛李占
春等援嘉定者皆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
新北走展士馬財賦盡歸於韜大定衆論俱不直乾德宜
賓樊二衛貽書請讓之詔切責乾德問展死狀諸鎮上書
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南喪師而止庚寅孫可望據黔將
圖蜀乃爲展訟寃聲乾德及袁韜等罪遣王自奇將兵三
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
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韜等不知方

悉力拒自奇川南月餘文秀由黎雅趨嘉定韜等撤師還
救六戰六勝自奇自後掩之遂大敗韜遷大定就執乾德
全家自沈於水死之可望以白文選鎮重慶守四川

論曰士不講學敦本而競談縱橫功名鮮不敗天下事者
蜀遭寇難生民以來所未聞而得楊展爲之安全咻噢豈
惟展賢蓋亦有天意焉李乾德虐民而背天是以負展名
隳末路功卒不就死有餘恨縱橫之害於茲可鑒矣

王祥 皮熊

王祥四川綦江人崇禎末爲九圍子隘官素號勇悍張獻

忠陷四川惟遵義未附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承制卽
遵義置幕府以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麟長王芝
瑞等傳檄縞素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術募兵甚夥應熊
使涪將曾英襲取之遂收復重慶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
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順治三年丙戌十一
月望

大清兵入西充斬獻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英殺之是月
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貴州祥等走永寧山中

大清兵畧定蜀地巡撫乾於內江被難芝瑞麟長皆從間道歸

應熊薨於畢節衛祥於永寧赤水間招集潰兵及賊之敗散者聚至數萬人復入據遵義撫諭屬邑及綦江內川皆下遵義地饒而阻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雄於諸鎮朝廷用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爲平寇伯平寇故曾英封號祥得之一時以爲榮而英舊將李占春等弗服也會袁韜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思與韜合誘占春計事伏甲執之占春殺守者逸歸由是諸鎮疑貳日尋私鬪未幾祥又舉兵攻皮熊於貴州

皮熊本名羅聯芳字□□江西□□人爲貴州偏裨

范鎮薦授總兵孫可望入貴州破熊兵烏江熊走平溪可望既南趨滇熊再入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藍二等封定番伯遵義饑王祥告糴於黔熊以爲詞已虛實不聽糧部下掠奪祥貲祥怒攻熊圍黔省三日敗而還熊陳祥越境見侵之罪請會諸鎮進討大小十餘戰不能克各引去惟黔兵連戰深入相持月餘乏食熊子文英爲兵主不能撫循戰敗退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溺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有詔和解盟於烏江而罷兵於是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皆歸於祥時孫可望已畧據全滇

誘致黔國公沐天波士司皆畏迫受約束兵衆日盛將爲西鄙患行朝憂之蜀縉紳程源梁應奇辜延泰等先後赴肇慶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忠國公熊匡國公並建黔播重鎮以防雲南順治六年己丑冬可望自雲南出犯貴州熊不能禦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熊釋不殺因使盟祥祥狐疑未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赴永寧守將侯天錫迎降給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戒期夾擊矣祥懼召諸將謀驍將李定進曰二三年操刀同室雖捷亦耻今拒賊望勝則直規西南不幸而敗不失義鬼仁公

何復疑乎祥終猶豫自計由真安州入隆武彭水間險隘
可守引李于爲唇齒無慮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寶使牙將
以竹夾三千頁之先行賓佐諫曰公如此舉動彭水可得
至乎董卓公孫瓚真何代無賢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
望疾發兵掩之祥夜走牙將已先剽其資去且失妻子從
者纔百餘騎祥大哭追至馬蹶不能行率死士短刀突戰
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州李
占春戰敗野豬寺口及余大海俱順流下楚降於

大清皮熊居黔中亦不復仕熊罴張默爲水西宣慰安坤師康

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在霑益州被獲
詞連坤平西王吳三桂奏請討水西駐師二年執坤并及
熊翁婿熊年已八十餘抗節大罵遂自絕食飲四十日而
死一時哀之

論曰宋之爲兩川者前有吳璘後有余玠至劉整以瀘州
降元遂順流下襄陽江淮俱不可守矣地無險得人而固
豈不爲明驗乎桂王之時荆揚雖去蜀黔上游固自在也
而謀國者曾不以爲虞置將如王祥皮熊一戰而敗宜也
雖然熊之志存故國久而不忘經險乃見駑駘棧豆於祥

有之身死爲笑曷足惜乎

西南紀事卷六

西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任氣敢言學古有識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知臨清州甫五月落職順治二年乙酉夏大清師下杭州餘杭人姚志卓起兵復縣城殺新令堡往依之志卓敗走富陽堡渡江依鄭遵謙是年唐王立魯王猶稱監國除堡職方郎中不拜間關走福州上書略曰臣伏讀殿下出師之詔叩頭流血謂殿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

京逮瞻企逾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卽砥礪者亦懈
體故千里赴關迅請六師甫至金華徽州告陷若兵從淳
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
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旣
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
而決耳曰殿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
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
浙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
請命定邊侯鄭鴻達精兵疾走徽州卽恢靈國而杭州之

事一委之靖邊侯方國安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阜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鑑殺妻子而興師力戰三捷威名頓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之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卽杭州守兵直游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亦足聯橫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殿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此白日夕

瞻薪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殿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饟未充不敢以君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強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足恃藉令殿下不階尺土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殿下親高帝之孫身託天南時危勢迫方當自以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何地非饒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人心者臣恐敵國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

王召對嘉其才氣且大用堡見閩事不可爲自請會師錢江經略三吳以禮科給事中兼職方員外郎出監鄭遵謙軍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堡至錢塘江遵謙拜詔將遣子懋繩迎駕越中文武大譁以堡故不受魯王官而從閩復至動搖人心且黃澍已北降

大清復疏閩中願挈上江歸朝并合何騰蛟通劉洪起規取中原冀滿前懸堡信之固謂可用以故羣議不服陳函輝密啓魯王請殺堡堡上啓以爲更始稱尊劉橫止居大司馬之位滿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賴豈甘以賢讓不

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唐王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見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闕牆之憂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噪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唐王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

旨下法司究問堡奔黃鳴俊於衢州還至行在請終制不
許夏浙東陷七月

大清兵度仙霞八閩大震堡以三策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大
戒文武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擣荆襄傳檄雍豫中
原豪傑必有響應聞之者以爲殿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
移躡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後勅於南雄萬元
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撫慰潰亡
并力一戰勝不虛生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
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上不能用堡屢疏

語侵鄭芝龍芝龍欲殺堡曾櫻密奏上請聽堡終制以安
全之堡遂去及閩敗卒如堡言是歲堡避地湖南遣督師
大學士何騰蛟書言中朝舉動無以大服人心小則有河
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憂即使光復二京亦非
國家之福騰蛟深以爲然丁亥十一月以瞿式耜薦達肇
慶行在上疏陳八事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
設官雖閣臣不攝部務文安侯馬吉翔護殿下於險阻之
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
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無避名而居

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
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并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
督理京營掌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與機務是內閣也
與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
政司六科也詔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庭
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
百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
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日勳封不宜無等也
思恩侯陳邦傅攘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

笑一旦世守專恣妄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無此勅是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頒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曰罪鎮不宜久縱也闖賊郝永忠本我寇仇暫歸縲索未嘗遇敵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勳鎮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永忠徧布流言謂勳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降敵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

旨激濡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刃殺朝廷之人跋扈神
飛忠貞解體殿下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
國法所不赦卽幸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
者采忠特獻忠之續耳殿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日中旨不
宜續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
者果出自殿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
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卽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
仍歸閣下所防在旁之奸絕神叢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
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閣力爭

如巢出殿下之意何不以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機宜令輔臣上前公擬取自聖裁務求至當殿下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勅一疑其口勅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於出之私意也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餽得官殃民蠹政殿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沆也明目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籍而聽其輸餽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

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抗而賢者則無賊可追議沈而不肖僅有罪可贖論語曰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遂賞其竊矣然則輸饒有異於分賊乎都察院非追賊之官平樂府非償賊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申飭羣工卽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日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開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潘世琦之與呂爾璵一旨而得兩非吳其灝之與謝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

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
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
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殿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
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
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初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
旣一旦以銷兵生草莽之心今戰爭未已每見歸農之令
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
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經權彼此不容偏
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

中破家起義亦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
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己者固天
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卽人心之嚮背不可不慎也一日
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旣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通使
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旣輕首
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
令江右賚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
事乎南都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殿下輕
天下可也倘謂殿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瀚以小人之尤不

容於朝姑爲畫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勅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未嘗敢有輕殿下者奈何用匪類以自輕也疏入陳邦傅馬吉翔諸用事者皆大愠李成棟使人讀堡疏驚曰朝廷尙有如此人乎卽日以原官掌兵科堡直聲震南中旣受命復上疏臣竊惟天下之勢起於西北而迄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不可以起脊雖運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天子明見萬里之威然後可以大一統殿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

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言兵不敢以芻蕘自匿也古之有天下者橫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警蹕所在卽八閩得爲兩粵之重輕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事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氣志過人頃聞血戰三年不視芝龍一字蓋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如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特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殿下何不特詔一以其事

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離戢宗藩之覬覦陸以通入
浙之關水以斷窺粵之路卽自溫寧以抵登萊悉有奇兵
並擣之用此當議者一也三吳爲財賦奧區賢士大夫之
所聚倡義之烈及今未散殿下慎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
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宣布威
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以肅清宮禁祇謁園陵經理征輸
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議者二
也湖南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旣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
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光翠等直走

武昌三路建飯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武昌謹備行宮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制輔胤錫已合夔門之兵矣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而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無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必一得當以報我矣起而與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胤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此當議者四也夫如是囊括四海之槩殿下已運之掌中矣殿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恢西北此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

所爲偏安之半局也殿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時李成棟方出江西應金聲桓何騰蛟亦由衡永將規長沙堡志意弘遠謂中興可立待意欲南合朱成功東合三吳之士西合譚文等圖北方次者亦取南京然譚太圍南昌益急而高進庫堅守贛州成棟不能進未幾馬進忠李赤心棄常德來湖南湖南軍亂朱成功譚文等卒無成而吳江吳易松江吳勝兆陳子龍寧波華夏餘姚王翊會稽陳天樞亦已先後敗矣湖南北嶺東西間屢失屢復悍兵驕將剽掠征派彼此設官張吏民不堪命

而黔蜀諸軍無重臣彈壓自相吞鬪所在崩解爲敵所乘
堡痛憤以爲內廷不守法度故外臣不奉節制太阿旁落
故非朝夕願朝廷赫然震怒整率六師申明約束厚集禁
旅以重馭輕高皇帝時命將四征皆聖祖親爲部署可法
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觀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玉安得
稱戈劉承胤不將卽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
失宜而邦域之中纒橫並起遂使一家爲鷸蚌之持鄰邦
獲漁人之利覆轍昭然惟殿下留鑒戊子正月陳邦傅修
怨於堡請爲監軍大學士朱天麟擬旨著卽會議丁時魁

怒曰堡論邦傳卽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入丹墀大呼繳印於內閣王方燕語聞變翻茶沾服命李元胤出諭諸臣供職天麟卽日罷相堡陳謝李成棟金聲桓敗書踵至堡方註籍聞報卽出上疏言江廣反正在我爲忠在彼爲叛諸臣自計身家退死進生不待智者而決圖可義出鎮南雄而分李棲鵬守韶州卽勢益弱屬杜永和當移駐也董方策全師而歸銳氣未挫當扼守英德清遠策應南韶察廣州諸鎮微有不相下之心樞臣劉遠生將命月餘已著誠信請再勅之往

相機調度布置可周三水一帶必厚集水師今哨船每處
不過千人當增益之聞王興可用請遣連城壁崇陽舊旅
可用請遣朱盛濃至懷集一路直通德慶若以輕騎徑擣
則東西路斷當設重兵戍之葉承恩兵少此當別議徵調
也京營不飭臣督言之亦未見募練則總督戎政馬吉翔
總督禁旅李元胤之責也今年木星逆行留太微垣熒惑
復犯太微豈有天子所在無精甲萬人可供一戰者乎竇
衡再陷粵西剝牀胡一清新敗之後孤而無援焦璉之力
不能兼顧東事關劉才鼎有衆三千馬五百匹當別勅調

之以備緩急之用留守贛式耜已赴全州西撫當選推定
王諭堡卽出視事堡豹貌懼而行清任剛先物與袁彭年
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彈劾依附中外號爲五虎其劾何
吾驪語多過激劾呂爾瑛疏有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
何在等語犯上無忌王及慈寧王太后故銜之一日太后
垂簾召吾驪堡爲解釋堡對復忤慈寧宮人郭良璞爲
司禮監夏國祥妻有寵於慈寧堡參吾驪及國祥由是禍
幾遂烈孫可望使楊畏知來貢請王封堡固爭三百年無
異姓王且可望啓而不臣其心可知惟朝廷裁之以禮無

爲所挾持傳笑遠邇大學士嚴起恆主堡言而陳邦傳矯制遣胡執恭入雲南封可望爲秦王堡論邦傳執恭交通販國罪朝廷不能問是時李元胤善堡諸忌堡者稱爲護法韋馱杜永和雅重堡才望然怪其汲汲持論嘗因入朝請罷六科會議堡爭之己丑正月南韶破

大清兵數道俱進王遽議西避堡固爭東西將士恃乘輿威靈效死守戰王一動人心搖兩會城必難保且國家更有何地可適邦傳非社稷臣忠貞破亡之餘不可恃舍此而西則依賊望後必悔之不聽二月四日王舟泊梧州江干廷

臣合疏論五虎結黨擅權欺君誤國罪下堡等錦衣獄杖八十鑿創特甚碎破甌出血復甦大學士嚴起恆申救三法司會識戍堡清浪會阻兵未得達堡過桂林守輔式耜留堡書記辭曰朝廷罪人安可私佐相公且時事已去非敢愛死孔有德破桂林堡爲僧後返浙死於平湖

論曰自萬曆後門戶之禍與國相終始卽五虎之獄舉朝鼎沸越數十年猶傳聞異詞訾譽交半學士大夫動言好古尙論之難若是余纂金堡傳凡數更卒乃存其奏議略其彈文俟後之君子討定焉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

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嘗之余初未信及問之
長老皆云要之堡之才氣自不可及哉

鄧凱

鄧凱江西吉安人其先自河南新野自言家族雖微受國
世恩性粗懇讀書知忠孝節大學士楊廷麟等建義贛州
凱從之及敗督師萬元吉吏部龔葵寄孤於凱凱故不死
順治四年丁亥冬抵攸縣知其父以去年三月被掠受戮
歸舉旅爲父復仇九過家門不入久之兵散潛匿吳楚山
界時兩廣已破桂王入安籠

大清精形購凱甚急凱仰天曰得一面吾君死亦瞑目乃冒險
西行丙申十一月入武岡州爲孫可望所阻隱於永寶山
戊戌二月始達滇都陞見命守大明門四月

大清兵破貴州十一月七日桂王命內臣李崇貴召凱入諭曰
爾老成忠義可護東宮望發滇都每過關逢險必下馬扶
掖明年己亥正月四日王入永昌府留四十日又正月望
發永昌十八日至騰越府二十日發騰越扈駕斬統武所
部皆可望舊兵二十四日將下營尙未炊揚武營到言各
營俱散追騎甚迫馬吉翔李國泰趣王卽行夜迷道散走

左右旋及明仍在故所貴人宮女文武資囊盡掠去獨國
泰吉翔輜重無恙晨遇孫崇雅亂兵在後者復被害又明
日統武間道棄王去二十八日王入銅壁關是爲緬境緬
人來約去弓刀勿驚百姓衆不肯吉翔傳旨遂釋兵器沐
天波欲奉王子入茶山后不可二月朔至河緬人詭甚以
四舟來迎令半從陸路發吉翔等不顧王太后東宮遽開
船太后怒王曰老母且不顧及此何怪行延久十八日始
至井梗緬人止勿進二十一日報

大清兵四路來請勅阻之議可去者各推諉凱奮然曰主憂臣

辱一死何辭行人任國重願同往吉翔恐宜其過惡語緬人曰二人無家口在去不來矣會報各營去乃止緬人以勅書與神宗時勅寶差分寸不信出沐國公印乃信天波欲道戶臘走孟養吉翔力阻而先發陸路者以前白文選兵抵亞哇城肆殺掠囊飽去於是緬王恚曰此非避亂來乃圖吾國爲內應外攻兵耳發諸蠻圍之多被其死傷或逃各村者晉王總兵潘世榮降緬通政朱蘊金翔中中軍姜承德各縊死四月蠻漠報有兵來迎駕姓祁名三昇寬不可當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吉翔矯勅與

緬盜官曰朕已航閩凡有官軍俱斬訖報五月五日發井
梗七日至阿瓦城八日至者梗奉王居竹城草房十間軍
官各架竹屋緬婦日貿易如市人人以爲太平舍禮貌而
嬉達官徒跣短衣席地笑語緬官熟視曰天朝大臣行止
如此天下安有不失乎八月諸蠻朝緬沐國公過河令跣
足以臣禮見歸而泣曰吾爲上屈任國璽及禮部楊在各
疏劾留中王病足苦號諸臣酣歌自如蒲櫻居西華門大
開賭市晝夜呼盧王親與楊太監爭賭不明拳毆至碎衣
帽九月十九日緬進稻穀吉翔宰分私其戚凱不平曰老

賊生死尙不知死後厚藏何人惠受翔步將推凱失跌幾
斃瀝血陳表追言父死難狀誥贈四代蔭子入衛九月晉
王有奏迎駕內有三十餘疏不知晉達上覽否今與緬王
約何地交遞諸臣在內但圖安樂全無謀議若何出險等
語久之無聲聞又拔營去有潘璜者幼而傾險能緬語謂
緬消息以誣上翔女以女翔牢籠文武求職者俱稱門生
湖廣道御史鄔昌琦自蠻漠來翔奏曰昌琦忠貞此日行
囊蕭條賜金二兩陞河南道掌六科事任國璽欲轉江西
道亦稱門生凱譏之答曰吾非爲官居臺中可劾吉翔烏

撤知府王祖望晉藩下人頗知醫一日中宮病用藥稍愈
翔畏其凶暴以禮部主客司許之初司禮李國泰稱強
翔有過輒舉拳前殿翔謂人渠用拳我止用一勾誘之雙
陸詭以錢輸又向泰貸銀月倍息泰自是歡言無間遂爲
腹心友矣翔奏合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擲皇
帝之寶命掌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
敢碎此寶翔奏鑿碎散給次及凱凱泣曰凱無勞於國且
福薄誓飢而死不受鄧士廉陞吏兵二部尙書敬阿翔每
事必先通翔弟雄飛擬出外任都御史翔壻楊在守正常

向人恨翔所爲然事亦須關白亦擬入閣辦事任國璽請
東宮開講有旨秋涼舉行歲餘不舉又私啓翔翔不應國
璽進宋末賢好書翔見之切齒上覽之竟日國璽抽去東
宮典璽李崇貴益王副承奉也教東宮讀謂人曰自古帝
王壞在吾輩幼侍讀書止誘之作戲後登大位必不明正
道可嘆哉蓋爲國秦發也辛丑二月廿八日鞏昌王密遣
緬民賫奏云恐有害不敢速進期緬人送出爲上策王答
璽書甚切越五日師進距行在六十里作浮橋將渡已復
退內有潛歃血議殺翔秦二人奉東宮奪路出者覺俱見

殺四月蒲纓索翔滇都通賄銀兩以前元江土官圖總督
勅印開繩旬爲省備行在奔幸聽許八千時翔泰同心則
事成矣因翔欲獨肥故遷延然纓已代土官輸百金翔不
應遂發其事衆議償半五月翔泰請開講任國璽不可後
五日傳禮部楊在侍東宮講書賜坐是月廿三日緬酋殺
兄尊位來求賀七月六日緬護守官使通事來言勞苦三
載老皇帝及諸大臣何以答我前年五月我王子欲害汝
我力保之王不能應諸臣亦無與者緬官含忿去十六日
請當事大臣過河俱憚往緬使來曰此行無他故我王子

慮汝衆人立心勿恆邀飲呪水可聽貿易出入不然何以
謀日用十九日翔秦勒文武大小并去侍從無留者凱以
傷足蹇行獨免一內臣老亦免旣去繙兵三千人遂圍行
在呼曰若等大漢可共來決死不出亦死衆猶豫延久乃
出出則三十人縛一人如合圍王與中宮將投轡凱進曰
君死固當太后髻將嚙依棄社稷不忠舍母不孝乃止繙
兵入宮爭搜財帛二貴人宮女諸臣妻女多自縊累若瓜
果繫木王及太后等二十一人逼斗室始已歷未通事引
護守官至呼曰止止勿害皇帝及沐國公時屍橫徧地繙

人移王沐國公所小大二百餘人并居一樓號哭之聲聞於數里凡三日有寺僧私送飲食乃知前過河飲呪水者已俱遇害惟沐國公及王昇魏豹王啓隆各傷數人死有王親小子來安年十三給擒者曰我授若金磬折作取金抽小刀抵殺人而後死二十一日緬仍修故宮請王入居貢米銅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布頗厚乃曰我王子實無此心此吾民怨汝軍將在外殺掠故爲此也王臥疾有醫來治男女病死者甚多凱又曰凱過陳通事家問陸路人消息彼曰有妻小者止二十日路上越四日俱被殺其

漢止月餘路上彼地有一小國繻王數侵奪之擄其王
於天朝兵至小國又反與陸路人謀曰若輔我俟大兵到
同舉事陸路人入其國今又不知何如十一月十八日王
召凱入宮曰太后病矣天意若不然使太后骸骨歸故里
又曰文選勞績多我負之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又言
滇黔百姓供給大軍有年今不知作何狀願凱流涕十二
月三日晡時有緬官來見請移駕曰汝兵將近我城我國
發兵當由此過恐驚擾言未畢數十蠻人將王連机昇去
兩宮悲哭震天遂以肩輿三昇太后王后東宮侍從俱不

及隨行五百里渡河登岸昏夜不識何兵二更至營始知
爲

大清兵也明日薄暮凱匍匐王帳後曰君幸自決使老臣得死
所王曰然有太后在且洪承疇吳三桂世受我朝恩豈毒
及我母子乎六日拔老營復向阿瓦欲攻緬不果九日長
發歸滇侍從俱與馬王膳皆金盃進鮮服內官宮女王親
妻妾均給衣被康熙壬寅二月十三日入滇進膳服有加
四月四日

大清軍奉凱發滿洲鑲黃旗章京朝家凱辭王及東宮太后中

宮俱默然遂出是月廿五日王遇害凱爲僧昆陽州普照寺不知所終

論曰鄧凱書稱綴衣虎賁之屬依依犬馬之戀其主古者聖王遇臣下小大莫不加敬蓋爲此也明亡流寄蠻甸生民以來所未經但桂王過慈寡斷見小忘大以致諸奸蒙蔽阻賢任邪三尺之童知有今日因作也是錄追錄己亥以後綱甚事備後之覽古者想見而悲悼焉

十二業第十二行 毅字衍徐韓識

西南紀事卷七

西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沐天波

黔國公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二年父
啓元薨嗣立挂征南將軍印時天下大亂獨雲南遠不被
兵號爲安樂沐氏世保爵土得諸土司心明興以來勳臣
賢守方面者推沐氏張獻忠旣入四川滇黔震恐天波使
武定參將李大贇防守會川大贇狙獍數侵元謀土酋吾
必奎地遂構亂先是天啓初貴州水西安邦彥反四川烏

撤酋長安效良雲南土婦設科武定夷目張世臣東川酋
長祿千鍾皆應之巡撫沈敬介發必奎兵與諸土司犄角
討斬設科等進復炎方松林霑益倘塘四站蜀道復通效
良亦縛送賊黨安應龍及烏撒衛各印來獻道被掠怒復
合水西犯滇必奎又力戰卻之自是邦彥就撫滇中始有
寧宇者數年必奎自以功多而爲大費虐使積不平故叛
乙酉秋據元謀陷武定祿豐諸府縣蒙自土舍沙定州者
父源嘗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以女妻名聲無子江
西賈人萬氏有女倡也名聲嬖之娶焉生祚遠已而名聲

死歸沙氏破數家最後妻定洲定洲年與祚遠相若又雙
萬氏以爲謀主遂兼阿迷蒙自一州稍告訐諸土司侵掠
之天波與撫按不能理其曲直定洲南拓地至交關與交
趾爲界兵勢旣盛遂輕黔國必奎之叛也定洲實與約故
決計天波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赴以五千至省而
必奎已誅殊失望留屯城外不去公府饒於財滇人于錫
朋饒希之游門下積多逋負懼罪輒見定洲誘沐氏世寶
以動其心天波表定洲參將厚犒使歸十二月二日入謝
天波因祠祀不卽見定洲入門大呼都司阮韻嘉參將袁

士弘張國用內應甲興沙軍擁入縱火大掠天波自竄走
西城太夫人陳夫人焦走北門曰吾等命婦不可爲賊汚
舉家自焚死弟天澤天潤皆遇害知寧州祿永命帥兵巷
戰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疑鼎見殺之遂走楚雄定
洲悉得沐氏世寶據會城規廵撫吳兆元檄止救者又上
疏南京言沐氏不道賴沙軍定亂狀請陞秩世授以定洲
代天波又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宸使居貢院號召明
年丙戌定洲追天波於楚雄分守副使楊畏知推官王運
開堅守導天波走永昌定洲追至下關其黨李日芳陷

蒙化王朗陷大理俱屠之畏知乘賊西加修楚雄城傳檄討賊土司響應賊還攻楚雄自春至夏不能拔始去擊殺祿永命於寧州已定迤東復圍楚雄天波以故得安居永昌崇禎之世石屏土司龍在田及副將許名臣奉總理熊文燦檄援荆襄識張獻忠部將孫可望等於幕府至是任石屏爲定洲所攻聞可望等已入平越使人間道告以亂曰亟趨之借大義滇可定也可望遂詐稱黔國夫人弟焦溪請兵復仇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在難唯恐其來不速友至乃可望順治四年丁亥夏四月可望至雲南定洲

解楚雄還戰大敗走阿迷城中執獻阮龍嘉袁士弘送楚
雄誅之可望遂據雲南引兵西畏知出禦被執因說以反
正可望故稱爲黔國公報仇兩以名義相羈爲書告天波
天波不得已遣子忠罕報使可望使劉文秀至永昌迎天
波還府車裂于錫朋等以謝國人明年戊子春沙定洲伏
誅天波具衣冠謝雪家難後見可望悖僭慮禍避遠權勢
獨與楊畏知燕語而泣可望定貴州竟殺畏知遷桂藩於
安龍李定國迎桂藩入滇以天波世勳充班首官寄心膂
護從其冬可望舉貴州歸

大清使張勝龔雲南定國文秀俱出屯交水王尙禮謀翻城應
天波覺之挾與入朝以宿衛守之天波故善流星鎚常攜
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盤擊觀者皆披靡尙
禮俯首嘆曰吾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君侯攘臂也可望降
貴州來歸馮都羣臣皆進爵天波辭以世被國恩無以報
不敢復受新秩久知國勢去誓身殉使其子分贄各土司
冀存先祀隸夫人死侍女夏氏歸母家兩經大亂不辱爲
尼天波念其節僉任家政遂不復娶已從入緬夏氏自縊
時死者擇柱皆爲鴉犬所食夏氏屍棄十日卒得收葬至

曩本河緬人間黔國來猶下馬羅拜至蠻漠天波與國舅
王雜恭典璽李崇貴謀曰主君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
山可調度諸營且使緬人有所憚在內亦藉以爲重王后
不可而止及井亘緬使傳語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
天波出己印比之乃服蓋緬自萬曆二十二年有內亂請
救不應卽絕貢矣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
下議緬意日薄不若及今走戶臘二撤出孟養以圖生路
馬吉翔阻之白文選兵至亦爲吉翔所卻進至赭硜誅茅
以居緬俗用中秋日歲節屬國朝賀強天波往以臣禮見

耀於諸蠻返告從官曰井亘不用吾言致有今日之辱吾
不屈主必不全誰使吾至此耶哭而慟明年己丑七月緬
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當以客禮乃因李定國等兵
再至繆爲恭敬天波知之愈憤懣又明年庚寅七月難作
緬酋莽猛白要百官計事過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脫者
馬吉翔而下文武四十二人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
人死冬王入雲南天波三子二先卒惟忠罕在石屏從婦
翁龍世榮出降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與張琦尹士鏞等謀
興復假忠罕書與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死辭連忠罕謂

其妻龍氏曰吾且履不測汝妊數月脫生子可無絕先人
後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護龍氏進香東岳浮舟至昆
陽州忠罕逮入燕以侍婢夏蓮爲龍氏龍氏走匿新興滕
飛熊兄弟所產一子名神保康熙四年乙巳三月新興土
酋王耀祖等爲亂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迎龍氏母子入
山期事成立爲主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愛
匿神保於滕氏俱爲吳三桂捕獲并訊忠罕沐氏遂絕

論曰洪武勳舊同國終始者魏國黔國及誠意數家而致
命竭忠天波尤著方其由永昌還省晦迹十載不見疑於

可望及委蛇緬廷冀免主危雖寤命之忠無以過之然天道虧盈秦晉楚福諸王積逾千萬身遭菹醢諡爲至愚而沐氏享祚三百年死猶以忠節著豈非盛德之報哉

崇禎改元阿迷州土酋普名聲據州城叛屢征不服三年庚午廣西知府張繼孟思以計誅之檄州縣稱名聲才能忠義不應摧折以致召亂皆有司之過阿迷隸臨安府而廣西府謁兵備道于臨安路經阿迷名聲狡往來文移過州境輒啓視之見繼孟檄大喜思得繼孟守臨安後繼孟謁兵備戒其下過阿迷必晉侯普州牧及至故熟睡輿中輒聲若雷其下不得傳稟過十里乃覺伴怒下輿痛責從者曰我有事須急見兵道然普州牧必不見乘健馬去或不後期名聲聞繼孟來喜既過不入疑使潛隨覘動靜見繼孟責從者易馬馳還復喜過望入方坐定左右奉茶繼孟擊盞大言曰嘗聞普公好以茶酒間鳩人我不敢飲此名聲驚誓天曰名聲恨不獲爲公氓何有此心

請先飲遠易蓋飲之而擊盡時已下鳩茶內矣遂爲具歎
客辭以有事謁兵道急詰日還痛飲出門不能及名聲死妻
聲藥發遣兵急追已入臨安城有備不推魯失歡定洲
萬氏狡而有淫德招沙定洲兄定海爲夫權魯失歡定洲
年少美姿容逐定海更贅焉當事不能問其子祚遠大恚
時欲殺定洲因與萬氏別居一若及應調討吾必牽遠大恚
定洲追天波萬氏猶在阿迷聞之驚曰我家門乃爲此賊
所破謀入省執定洲既至則見定洲氣餒縱橫資用裕給
乃又大喜連輿持刺進謁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敗保俚
革竟并兵頭鐵老虎俘至省剝皮以徇滇人快心焉
野史氏曰高皇帝開國勳臣以令聞永世者二曰徐中山
沐野寧中山賜第留都子孫席先猷享列爵稱保家之主
可矣黔寧守荒徼世有師命紆天子顧憂視中山之
裔宴樂飲食相萬也然黔寧在鎮招徠攜貳辨方正俗使
人知朝廷聖軍田一萬二畝使人知所以有生之恩
澤遠矣死之日蠻部君長號哭深山及遠繼之歷年滋
久記人之善忘一人之過雖夷裔干法不忍加誅將吏非
大惡未嘗輕戮一人又何其寬大長者也其長世也宜哉

歷鎮一十六世二王一侯一伯十公四都督家門貴盛卽
中山舊蹟焉况其他茅土中絕極風沐雨之澤不祀忽諸
君子是以思繼序也當征南將軍與左副將軍三人同下
滇地而穎涼二國之肩或斬或不振豈非洪武戊辰壬申
閒請蠶月魯之役殺傷過多干違天道以至是乎沐氏自
昭靖忠敬以還若惠襄之賞罰明信武襄之服遠忠勤榮
康之制勝好謀武僖之賊盜守憲道愛在人奕世載德雖
其後亦有一二鮮克由禮者諸夷猶攝其威令賴前哲以
免也及其末世皇降大割國步多艱卒能跋舍從亡流離
異域不屈以死見危授命之義其庶幾焉斯亦無愧其祖
矣宗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陝西寶雞人崇禎中舉鄉試第一以保舉
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駐大理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
進攻楚雄府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雄因留彈壓移鎮焉沙
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畏知謂天波
曰郡城新破創夷未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陷同死無
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踟躕大理
蒙化間動需數月我守禦旣備傳檄四出賊欲越永恐我
斷其歸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橫擊可滅也天波遂走
永昌定洲至楚雄畏知踞城頭語之曰君定永昌回度朝
命可下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逆順未分難爲不義屈且君

不憂逆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平定州恐失天波
與賊而去分兵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乘間修築障障撤
郭外居民入保檄調漢土官姚景等定州聞之不敢至永
昌還趨楚雄用巨礮擊賊樓正罩畏知意必死須臾煙散
顧畏知端坐惟進賢冠失左翅驚嘆以爲有神畏知伺賊
懈出奇兵輒有斬獲至夏引去先是會城變起巡撫吳兆
元陷賊中諸土司以故未敢動及畏知倡義於是寧州祿
永命石屏龍在田嵒峨王克猷等皆聚衆守險遙應定州
慈壽迷有失東遣攻石屏走在田破寧州殺永命至嵒峨

克隸走死邁東既定乃復還攻楚雄分兵七十二營各爲
大營統之環城濬濠爲持久計畏知堅守踰年不能拔事
聞福州晉左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軍務丁亥春孫可望至
雲南定洲還戰楚雄之圍始解可望已破定洲據會城使
人通好於畏知自以兵隨之畏知至祿豐拒戰不勝赴水
淺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拱手曰聞公名久矣我來爲雲
南討賊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曰賊給我
耳可望指天折矢畏知曰必爾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
西年號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掠婦女焚廬舍並許諾乃

同回楚雄使迎天波永昌逃西八府得免屠戮爲畏知也
可望既假討定洲名略定滇地羈縻黔國威震諸蠻粵西
被兵號令阻絕臨安任僕乃倡議尊可望爲國主用于支
紀年鑄與朝通寶錢長知憤甚念已同之死無益獨日稱
道忠義鼓動有忤意輒舉掌謾罵其黨怒欲殺之李定國
劉文秀尤愛之可望遣畏知同永昌龔葵奉表肇慶請王
封過貴州爲皮熊所阻久乃得達兵科金堡言本朝異姓
止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更自今日畏知日不與無益彼
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

節也若因其嚮義破格用恩尙幸收用萬一且法有因革
今土宇非故動援舊章能堅持有終耶議數月不決臨發
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楨錫曰可望
業王雲南今無國名賜空印激猛虎使噬人奈何楨錫爲
補贖入始封定遼王加畏知尙書勳侍郎而行陳邦傅中
軍胡執恭守泗城州先使人報可望許封秦王馳疏謂機
不容誤臣已便宜鑄印填空勅賚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
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比畏知還知其詐深恥之屏去定
遼篆待執恭有加庚寅春桂王走梧州可望使至復議封

號內關嚴起恆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以爲不臣其人則
不受其貢并卻所進白金玉帶物可望滋怨秋九月可望
引兵逐皮熊并據滇黔冬桂林廣州俱破桂王奔南寧更
使劉滙封可望爲冀王畏知謂可望秦冀等耳願假何如
真可望終不受李定國等咸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卒成之
畏知念主憂臣辱復奉可望使詣南寧賀九儀以兵先入
殺起恆鼎和舉朝震懼始真封可望爲秦王畏知後至痛
哭自劾遂留作相可望聞之怒使人挾與還黔畏知見可
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爲善我爲所賣負不義名於天下

除頭上幘擊其面可望命牽去斬之畏知爲人忠勇激發
在軍中陳說順逆輒傾一坐雖可望亦諒其無他是日觸
怒意必有救往時戮人距營門十里畏知行數步則坐不
去曰此卽吾死所遂見害可望深悔之杖其左右之不言
并行刑者畏知死桂王幽安龍李定國劉文秀及可望部
將白文選等合謀迎駕入雲南可望衆散來奔

大清雲南相守二年始亡人以爲猶畏知所啓云定國奏贈畏
知少保諡文烈其勳惠尤多在楚雄土人歲時致祀

論曰滇黔之事以沐天波楊畏知爲終始畏知才優於天

渡而性剛少容卒先蹈難然李定國劉文秀等劇賊百戰
感其大義毅然歸忠豈非君子豹變道取於革已日乃孚
革而悔亡也乎明世士大夫拘牽文法罔識時務秦封之
爭與南遷之議何殊焉勢不在已而動援舊章難矣哉

朱彝尊曰崇禎十三年庚辰思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
及廷試貢士俱留特用悉寄以民社之任于是舉人史惇
以下一百六十三人貢士吳康侯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
出身惇等請援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
臣張四知持不可上特允惇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
文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丹篆額工
部營繕司郎中王顯監刻立石于西南隅蓋自萬曆丙辰
錢士升榜至魏藻德榜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記焉特用
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兵部員外郎陞貴州安
平道副使臨川曾益金滄道參議寶雞楊畏知開封知府

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弋陽王府輔國中尉朱統鏞邠縣知縣贈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貞佐汾陽知縣西安劉必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李偉章安定知縣臨海應昌士四川興文知縣漢陽艾吾鼎呈貢知縣鍾祥黃卷立賢無方未嘗不收國士之報又有嘉定徐時勉克勤復社者宿注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瑚歸處上莊敦高尚之節亦不愧名科者俸金壇人官至九江太守野史撰懶餘雜記者卽其人也

西南紀事卷八